



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七冊

吉林人民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

理氣二

天文

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

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

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

圓
以下論日月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

所以先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

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

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

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無光故

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

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

壁上乃月照也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食為文者關於所不見

日食是為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食

日月食皆是陰陽氣衰微廟朝曾下詔書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皆不曉歷之故

楊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邈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二

於日乎先生舉此問學者是如何衆人引諸家注語

古注解載作始魄作光溫公改魄作朧先生云皆非是皆不合久之乃曰只曉

得箇載字便都曉得載者如加載之載如老子云載

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

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

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

此兩句盡在其邈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

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

又訓上如

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二二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

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

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於西蓋月在東

日則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愈遠則光漸

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

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

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

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三

拘肆皆繫於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

故曰其邈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溫公云當改

載魄之魄作朧都是曉楊子雲說不得故欲如此改

老子所謂載營魄便是如此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

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

作經營之營亦得次日又云昨夜說終魄於東終字

亦未是

昨夜解終作復言光漸消而復其魄也

蓋終魄亦是日光加魄

於東而終之也 以上語類六條

問日月陰陽之精氣向時所問殊覺草草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跌之光復為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食隨所食分數則光沒而魄存則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曰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一

四

非光散但為物掩耳若論其實須以終古不易者為體但其光氣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箇蓋頃刻不停也 ○答呂子約文集

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

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 以下論星辰

南極在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

南極下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

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

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莫要說水星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

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月

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一

五

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為石者

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

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

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

却多驗殊不可曉

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

燈花否曰然

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

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
記認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
如那門竿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
心都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
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
是中心椿子極星便是近椿底點子維也隨那盤子
轉却近那椿子轉得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
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此極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六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七

便是北辰皆只說此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
此極只在此辰邊頭而極星依舊動

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

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為十二段即十二辰

以上語類十一

條

天度 歷法附

天有三百六十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

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

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
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
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
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歷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
見日月之度耳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
一周恰好月却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
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
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
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歷法亦只管
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
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
却在斗

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
所宿處為辰

日月所會是為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

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駟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

或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則何如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一

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歷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

速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歷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中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其說曰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一

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

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

問或以為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為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趕來趕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一

十

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歷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滾得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

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

則一年便與日會蔡仲默天說亦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一

十一

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歲一閏則三十二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
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此說也分明

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
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
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星又
差遠或別是一星了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十一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
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
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
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
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廝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
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
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

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
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
然歷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
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

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
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
山之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是此處不動如磨臍
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十二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
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
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
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
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曰然但如此則歷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
改做進字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

有一常見不隱者為天之蓋有一常隱不見者為天之底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歷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在那赤道之間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即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為一期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十四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但歷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於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

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但天行過一度日只在此當卯而卯當午而午某看得如此後來得禮記說暗與之合晉天文志論得亦好多是李淳風為之日月隨天左旋如橫渠說較順五星亦順行歷家謂之緩者反是急急者反是緩歷數謂日月星所經歷之數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曰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歷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為進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歷家若如此說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聞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歷却是順算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十五

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為退一度

至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球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西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動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地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地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

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星亦是受日光但小耳北辰中央一星甚小謝氏謂天之機亦略有意但不似天之樞較切

歷家言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星辰亦皆左旋但天之行疾如日天一日一周更攙過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為可見

月之望正是日在地中月在天中所以日光到月四畔更無虧欠惟中心有少虧翳處是地有影蔽者爾及日月各在東西則日光到月者止及其半故為上弦又減其半則為下弦逐夜增減皆以此推地在地中不為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算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

渾儀可取蓋天不可用試令主蓋天者做一樣子如何做只似箇雨傘不知如何與地相附著若渾天須做得箇渾天來

有能說蓋天者欲令作一蓋天儀不知可否或云似傘樣如此則四旁須有漏風處故不若渾天之可為儀

也

以上語類二十四條

璣衡之制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窺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渾象

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書

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欲

盡以告人耳

答江德功

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

坐以天形為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

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

使人能入於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

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五

南方也蓋圖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

象鑽穴為星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為甕口乃設短軸

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

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末

架空北入以為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

未有此法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為無補也

答蘇伯靜

天經已領其論撰詳悉亦甚不易但回互蓋天頗費力

只是舊年一般見識不欲惡著古今一箇人耳其心

則固深知渾蓋之是非也然則孰若據實而論之省

詞說乎

答蘇伯靜

星室之說俟更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此句

下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病蓋天繞地

一周了更過一度日之繞地比天雖退然却一日只

一周而無餘也

答蔡仲默

問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歷家設色

以計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五

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

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

日月之行其道各異況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

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

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

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

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而出黃

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

不相值則皆不蝕如何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

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

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

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此說在

詩十月之交篇孔疏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亦博可

并檢看當得其說

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五條

太史公歷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歷劉歆作三統歷唐一行大衍歷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歷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歷

是七百二十加去蔡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

數

以下論歷法

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鐘律紐算寸分豪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

得古人一定之法也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中氣只在本月若趨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歷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或說歷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一

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

問歷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考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歷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歷曰他安肯為此古人歷法疎闊而差少今歷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

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歷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歷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歷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衍歷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一

得好當初造歷便合并天運所差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歷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歷以求合乎天而歷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歷至漢都喪失了不可攷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蔡季通算得康節歷康節

歷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令歷家所用只是萬分歷萬分歷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歷家又說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歷比以前歷他只是做得箇頭勢大數衍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脩一料藥與十文脩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問歷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如何如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五十四

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

日月生明

先在先生處見一書先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次穀雨次清明云漢歷也

子升問人言金人歷與中國歷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纔交了子時便喚做今日如此亦便差一日

歷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濕則必後天稍闊則

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陳得一統元歷紹興七八年間作又云局中暗用紀元歷以統元為名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脩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以上語類十三條

脩歷事若下手須更商量蓋但測驗即人皆可為或須改造則恐不免一出亦非今日一時事也答蔡季通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五十五

晷景製作甚精三衢有王伯照侍郎所定官歷刻漏圖一編亦與此同歷象之學自是一家若欲窮理亦不可以不講然亦須大者先立然後及之則亦不至難曉而無不通矣答曾無疑口以上文集二條

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朔交中黃道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

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秒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

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

五十三而交道周矣

此一條出
經濟文衡

地理 潮汐附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問先生前日言水隨山行何以驗之曰外面底水在山

下中間底水在脊上行因以指為喻曰外面底水在

指縫中行中間底水在指頭上行又曰山下有水今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三

浚井底人亦看山脈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

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

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

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

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

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

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

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

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

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闊

伊川云太

行千里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

一塊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

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

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

如何都得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

欽定四庫全書

三

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岷冢漢水之北

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

支以盡乎江浙閩廣

江西山皆是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關中却是

自北而南故皆順

關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

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為臨安又發去

為建康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者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四

三

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神宗時河北流故此人盛今却南來故其勢亦衰又曰神宗時行淤田策行得甚力差官去監那箇水也是肥只是未蒙其利先有衝頤廬舍之患潘子善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曰漢人之策令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與他不與他爭放教他

寬教他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不似而今作堤去圩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衆議以此說為善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隴他本云那邊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五十四

三

問本朝建國何故不都關中曰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他錄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橫山皆黃石不生草木本朝則自橫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與吾共之反據高以臨我是以不可都也

以上語類
十三條

項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數淺原之間